

为什么美国人对贫富分化不沮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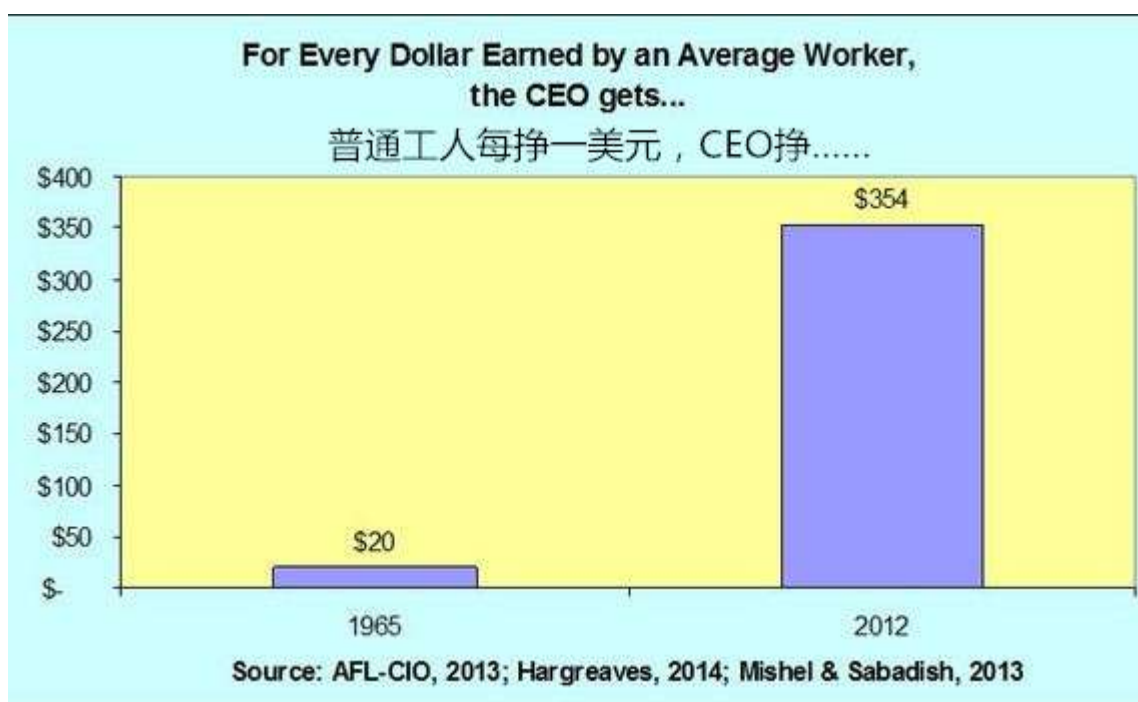
莱斯·利奥博德

作者简介：莱斯·利奥博德,美国劳工研究所及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

美国人已表明立场。但对于不平等问题，我们的心声到底是什么？

乍一看，对大部分把亲商候选人推上官位的选民们来说，极端不平等似乎无关紧要。毕竟，共和党和众多民主党一定会迎合他们的资助者，这些资助者们或是来自华尔街，或是首席执行官。难道美国人真的希望超级富豪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吗？

为什么美国人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并没有愈加的沮丧，Sorapop Kiatpongsan 和迈克尔·I·诺顿对此做了一项重要的研究（“CEO 还要（多）赚多少钱？对平等薪酬的普遍期望”），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人对不平等问题有多严重根本一无所知。Sorapop 和诺顿分析了一份 2009 年的国际调查报告，调查访问了来自 40 个国家 55,187 人。他们发现在不平等严重程度的认识上，美国人是最无知的。美国人几乎没有意识到 CEO 和普通工人的薪资差距在不断扩大。从下面的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差距在急剧增长。1965 年，CEO 和普通工人的薪资比例是 20:1。到了 2012 年，这一数字扩大至 354: 1。



普通工人每挣一美元，CEO 挣……

但美国受访者严重低估了这一差距。在这份具有代表性的调查中，美国受访者认为以上的比例只有 1:30，而非实际的 1:354。当问到理想的收入比例时，美国受访者认为公平的差距比例应该是 1:7。

更神奇的是，结合了对所有受访国家的调查，结果显示对收入差距的误解和年龄、性别、收入、政治倾向或教育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为了探究以上结果是否也适用于美国民众，我搜索了数据库的数据：政治立场和教育背景是否会影响 1581 名美国受访民众对薪资差距的估计？（数据来自于 Gesis 网上的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社会不平等 IV——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2009。）

美国人对CEO和普通工人薪资比例的估计值		
Americans estimate what the CEO/Worker pay Gap actually is, and what it should be*		
	What we think the pay gap actually is**	What we think the pay gap should be
Strong Democrat 坚定民主党	36 to 1	5 to 1
Strong Republican 坚定共和党	40 to 1	12 to 1
Less than a High School degree 低于高中学历	60 to 1	5 to 1
Graduate Degree 研究生学历	40 to 1	12 to 1
Actual CEO/Factory Worker Pay Gap CEO和普通工人的实际薪资比例	354 to 1	
* All estimates are calculated for the median respondent – the mid-point in the array of responses.		
** The ratios are calculated by creating a ratio of responses to two survey questions: "How much do you think a chairman of a large national corporation earns?" divided by "How much do you think an unskilled worker in a factory earns." The "should be" wage gap comes from similar questions in the survey that ask how much a chairman and an unskilled worker should earn.		

美国人对 CEO 和普通工人薪资比例的估计值

如上图显示，“坚定民主党”对大企业 CEO 和无特殊技能的工厂职工薪资比例的估值是 36:1。“坚定共和党”的估值是 40:1，这两组数据相差无几。

当问及理想的薪资差距时，坚定民主党认为两者比例应为 5:1，而坚定共和党则认为 12:1。比起实际比例 354: 1，这两个政治极端给出的数据明显相差无几。

教育程度是否会影响数值的估计？

从数据中我们还可以将没有完成高中学业和具有研究生学位的受访者进行对比。这两组受访者给出的数值也都相对接近，而且都和实际数值相差甚远。没完成高中学业的受访者认为实际薪资比例为 60:1，而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受访者认为该比例为 4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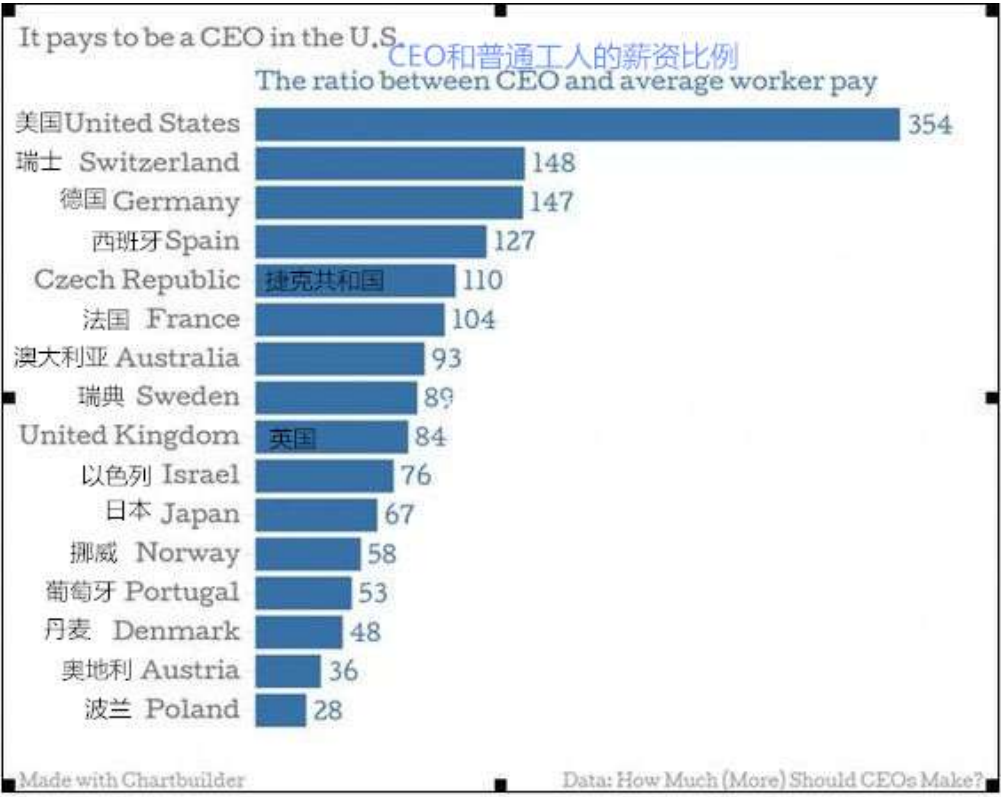
低于高中学历的受访者认为理想的薪资比例应为 5:1，而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受访者认为该比例应为 12:1，这两组数字正是坚定民主党和共和党所预期的理想薪资比。

至于对薪资差距的无知程度，受访者无论党派，一样盲目。我们对不平等根本就是一无所知。

为什么我们对不平等现象如此盲目？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在不平等严重程度，美国这个璀璨的机遇之乡却遥遥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见下图）。这个可疑的差别与我们自出生以来就被灌输的美国梦背道而驰。因此, 我们本能地认为美国是民主的缩影——是史上最公平、最公正以及最催人奋进的国

家。这让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比其他国家更不平等。所以，我猜测多数人只是不去正视这些数据的存在。这些数据动摇了根深蒂固的学说，而这些说法恰恰是用以证明我们的民族身份。



受访各国 CEO 和普通工人的薪资比例

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或许也导致了我们对不平等的误读。那时候，美国拥有全球最高工人阶级生活标准，工人工资每年都在不断攀升。冷战白热化时期，促进就业增加收入是美国的政策，以此确保美国工人和中产阶级能够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如果把罗斯福新政后期和二战时期算进来，那么工人阶级的繁荣现象持续了 50 多年。另外，在这期间对富人征收的所得税非常之高，二战期间最高税率超过 90 %。其结果是 0.1% 的富人虽然生活相当富足，但他们的财产在美国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开始下降，（见下表。）

Top 1% surge is due to the top 0.1%

1913-2012，最富有的0.1%人口收入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例
Top 0.1% wealth share in the U.S., 1913-2012



1913-2012，最富有的 0.1%人口收入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例

所以，庞大的婴儿潮一代成长在现实与理想都相对平等的环境里，也不足为怪了。当然，有钱人仍然遍布美国各地，但绝大部分的美国人生活越来越好了。

或许我们仍沉浸在文化宿醉中不能自拔，仍生活在往日社会的繁荣假象里。我们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这种生活，部分原因是它能够安慰新经济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其他国家的工人不断赶超我们，我们也已看到了自身的现状，但仍然希望美国是最公平的国家。

两大政党拒绝处理不平等问题

或许我们被误导如此之深的最大原因是两大政党，尤其是民主党有效地解决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是的，民主党确实有意适度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这对拿最低工资的人来说影响重大。但是他们却不愿提出革命性的想法，限制 CEO 和工人之间的薪资差距——比如说将差距缩小到坚定共和党和高学历背景人士共同希望的 12:1 比值。两大党派这么做的原因显而易见：政客们惧怕改革——因为改革会引起企业资助者们的巨大不满，这些资助者当然不希望自己收入微薄。事实上，在整个精英社会里——无论是金融界、企业界还是政府、学术或媒体高层领域，这些精英并不希望他们的收入受到限制，不论公众觉得公平与否。这事关 99%和 1%群体之间的阶级斗争本质，而两党人士不愿介入其中。

怎样才能唤醒我们对不平等现象的意识？

好消息是不同性别、肤色、收入、教育和政见的美国人都认为平均工资差应为 7:1，而非现在的 354:1。这是个良好的开端。试想一下，如果唯一真正的经济辩论发生在坚定

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他们的期望值分别为 5:1 和 12: 1，那么进步人士便可利用这两个政党关于基本公平的共识，这种共识与精英们期待，并认为是自己应得的期望差之千里。

历经六个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触碰到公众的神经，并让不公正问题出现在政府的议程里。“我们是那 99%”成了我们的国歌。因为这是第一次，一代人开始正视极其富有的金融家和余下公众之间的差距。

大约发生在同一时间的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意见不一。茶党人士深刻地察觉到某些事情错了。他们觉得问题出在政府身上。但他们并未涉及不平等问题。他们根本没有看清问题的所在，他们同意艾茵·兰德的观点，责怪底层社会工作不够努力。他们和他们的政治盟友着迷于谈论“索取者和生产者”，企图用以解释日益严重，引人关注的经济差异问题。

占领运动无疾而终。（我知道还会有消息提醒我，他们还是处处做的挺好的。）已经没有 900 个安札在世界各地的营地来提醒每个人，不平等已经是生活的一种新方式。但底层社会的某些事情仍然震撼着我们。最低工资运动甚至在共和党内获得了胜利。越来越多的低薪工人要求每小时 15 美元薪资。最重要的是，每一天，世界各地都有数百万的人在这公然不平等的环境里试图过着体面的生活，这些人领着低廉的工资以及不健全的社会福利。

精英们以及他们的学术党羽将不平等怪罪于先进的技术和教育的缺乏。只要更多的精英学校向穷人们敞开大门；只要特许学校取代公立学校；只要取消教师工会，那么穷人们就能解决不平等问题。只有底层社会的人们取得更高的学历和先进的技能，不平等现象才能减少。

可以肯定的是，“帮助自己”的信息的确产生了共鸣，而且获得更多的教育本身是一件好事。但在以精英经济为主导的强大结构体中，我们需要不同的教育方式来缩小薪资差距。我们需要学习组织群众运动的技能，而这需要从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的认知教育开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突破美国人错误的自我形象，而这种形象极具破坏性。这种信息的传播的确影响重大。这是我们都能做到的事情。

在发达国家中，我们生活在最不平等的社会里，但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

（观察者网林可欣译自《赫芬顿邮报》11 月 17 日文章 “We Are the Most Unequal Society in the Developed World... And We Don't Know It”）

文字来源:观察者网

详见：http://www.guancha.cn/Les-Leopold/2014_12_16_303497.shtml